

朱子實紀

朱子實紀卷之三

年譜

六年己亥

朱子五十歲

正月復丐祠

未報啓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

壽僧舍陸子壽來訪○跋發源縣中庸集解周子通書板本

二月在道丐祠省

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

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軍民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

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脩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

於學者遣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每五日一請

學首為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為敷暢其旨壘壘不倦郡之有賢德

者禮之以為學職。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

士風翕然丕變。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

教授司戶以為蒙恩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

明教化。馬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

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

前朝孝子司馬騫熊仁贍義門洪氏等遺跡與夫

白鹿洞學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而澗先生劉

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覈其實以告至

是施行。○按三先生祠張南軒為記。五賢祠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

子奏事者。禁別籍異財。已犯者復合之。○六月

引以自劾。禁別籍異財。已犯者復合之。○六月

跋濂溪拙賦愛蓮說跋。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

伊川先生易傳板木。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

不時高仰之用告病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樵

者指示白鹿洞書院故基喜其四面山水清窅環

合真羣居講學。迹著書之所。遂命教官及星子
令即其故址。復建書院。且言於朝。得賜額。及賜
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掄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
贍來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客學徒。釋菜
于先聖。先師。以落之。呂東萊為記。每休沐。輒一至。
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
竟日乃返。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
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初欲訪唐開元禮。只為虛毀。遇釋奠。菜旋立。
主行事。後守錢子言。不可。遂塑像。設如今州縣學。
制云。○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六端。條列以示學者。
為說以勉之。而去學規。不用規模。廣大工夫。切密。
足為萬世學者定式。又嘗為賦。以紀復建本末。卒
章云。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皆立。允莘摯之所
懷。謹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倪拾
明誠敬義四字。其示學者尤切。○按語錄云。大學
中庸語孟諸文字。皆
是五十歲以前做了。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七年庚子

朱子五十一歲

正月丐祠未報

○二月南軒張

公計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于江陵府治朱子為

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

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歸而晚得其味蓋

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又曰

猶狹而過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况

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

則交頌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情而無

愧觀此則二先生志同道合與所以相期任者可

閑矣又與呂東萊書云欽夫云見某諸經說乃知

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非欽夫則不

能有所發明也○朱子作南軒墓誌云常言學莫

先於義利之辨而為之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

自已非有利所為而為之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

而非天理矣斯乃擲前聖之所未發而與性善養

氣之論同功因附見焉○按大全集朱子與南軒

書辯論太極仁語三月復丐祠不允○脩學乙申省

泗水侯孔鯉從祀先聖中節乞檢會政和五禮新
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鑲板行下諸路州軍其

壇壝器服制度亦乞詳畫圖本頒下以憑遵守後
又申省以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頗未詳

備乞討論行四月申減三縣科紐木炭錢歲減錢
下以成全書

應詔上封事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
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

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經綱今日民間特以
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

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
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

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
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

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
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歛刻剝以償債負

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為通貨賂其所驅
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

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比年以來生民
日益困苦無復聊賴有識之士私議竊歎以為莫

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陛下未之知耳為
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
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
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乎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
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
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
盡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
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褻之
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
羣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竇清顯所惡
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
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
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
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
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
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
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

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此
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人者
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
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
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備土宇何自而復
宗廟之警耻又何自而可雪耶疏入上讀之大怒
命朱子分析宰相趙 秋旱甚竭力為荒政備先是
雄詭辭救解乃已 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食踰月恐懼憂勞
無頃刻暇兩以人戶逃移自効不報至是約苗失
收什八已上乃竭力措置為荒政備首諭民毋流
移以待賑恤使主戶各存濟其客戶富民無增穀
價以救鄉閭令飢民毋得強糶而勸富室分認米數
食隱度常平義倉為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米數
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
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前所中
星子縣稅及三年放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
理若因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
立程限排日結絕行下乃可遂以賞格喻先已認
米之富室合得二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

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

鄰路斷港過糶之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方

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

既覈飢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置簿曆印付三縣

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

是募民築堤捍舟糞稍振業飢者舟患亦息預戒

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

為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賑濟焉○八月與東

萊書論憂冬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本

旱致疾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

石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時零並與倚閣放數

既寬民以故無流徙○按語錄云在南康時才見

旱便剗刑官錢物庫中得三萬貫准擬糶米添支

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糶米賑糶早十一

時糶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

月作卧龍庵祠諸葛武侯

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朱子自為記越數百

步面龍潭作亭為民禱賽之所命之曰起以為歲

適大侵龍之淵則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皆捐俸資

而屬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畫
諸葛武侯像於堂中復書武侯制表中語宏毅忠
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亭
之楯間其微意必有識之者矣○跋語孟要義

八年辛丑

朱子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

濟糶

初既分場選見

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泚一
場以轄糶濟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戒減尅乞覓

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
常平米依令賑濟既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

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
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

內莫不周浹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
濟結局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十

小兒九萬二千七百六十一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
以為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賑民凡所奏請無不

畫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
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春之患

二月陸子靜來謁

朱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

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發之習。但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請書于簡以諗同志。○按朱子答東萊書云。子靜近日講論。比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又答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拾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加。然其下稍無所搭。依恐亦未免害事也。

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初到南康。有任滿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朱子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為善之利。三以為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在當講心於其終。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尤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

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
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

則申言白鹿賜救類及閏三月合符解綬東歸朱

監本九經多苑行者

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
一尤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

務風俗不廢文學行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

義之士彬彬出焉

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
曾孫玄孫設食于光風霽月亭朱子題名

以誌之渡湖口以七月除直祕閣以脩舉荒政民
是月十九日至家

思不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東萊呂公訃至為位哭之

朱子以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
既為位而哭復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為十

二篇以復古經之舊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
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有事記
將誰使續之語蓋嘆其難繼也又與呂公帖云昨
扣北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

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
也此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
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
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
富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
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
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
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二先生切磨之
意此可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饑上浙東荐
祭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
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
職名○九月跋劉十一月已亥奏事延和殿去國
子澄所編曾子十一月已亥奏事延和殿去國
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
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
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災業之廣未
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
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
小人或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

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
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
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
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
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致不復廣
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
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
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
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
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
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
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
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窺其議論又苦而
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
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
分忍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數中矣
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
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
下之權其輕而奸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
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曰徃月來浸淫耗蝕

使陛下之德業日隆網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
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詳小
相與入人皆得滿其所欲惟存陛下無所救荒而
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聽日條陳救荒
之策首劄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得早行
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
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眾
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碩以備糶濟其五民
問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止於內
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
嘗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方勝及
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
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
愛民才力可仗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
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
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
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
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
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十二月視
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重請革其於天下

事于西興

朱子既至司則前所募以商米舟已輻

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

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

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

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川縣以故所歷雖廣而

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歷

其境至有自引去者婺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

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

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志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

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

相王淮曰朱某政事却有可觀

九年壬寅

朱子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

巡歷諸郡救荒事宜

且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請夏詔

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夏詔

捕蝗復奏疏言事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

禮之費為收糶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

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

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

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

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

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以上時宰書畧云

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

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

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乘心一失則不可復

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

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得旨頒行社倉之法其

聚有不為大盜積者邪

頌下台葵有條奏紹興和買之弊與帥守同其

應時為之者條奏紹興和買之弊說欲乞痛減歲

額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策均奏免台州

丁絹本州丁絹錢有抑納陪輸之條奏義役之法

條具差役利害凡數千言上之義役之法請令民
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保正副長輪

收義田仍令上奏立公海四州鹽法乞做福建下

戶兼充戶長行奏改諸郡酒坊做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

規為經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七月巡所部

父之詐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

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

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

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鞠實丞

相王淮與同里閏為姻家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

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未幾仲友罷新任初王

相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上丞相

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

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錯削止罷新毀秦檜祠

任台州父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毀秦檜祠

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八月除直徽猷閣以賑濟有勞

除江西提點刑獄辭疾速之任蓋奪仲友新任也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九月進職命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

流殍之民蠲等流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

仲友反為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

結絕方籍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素賞刑

之典新命至即日解職還家亟具辭免大畧以為

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

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

舊聞詔與江東梁總兩易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

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為今來

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

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

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

辭職不允之命同下有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既不

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實之罪難以例沾

恩賞詔十一月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極言昨來

並不許

黨與衆多基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共事發以來大

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以下所以蔽日

臣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言若其加害於
故橫肆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註誤聖朝又不肖之
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註誤聖朝又不肖之
勝言者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
相意上疏踐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

朱子五十四歲

正月詔與宮觀

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朱某累

乞祠可差主管

二月拜命

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尙國之意

所立卓然可紀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
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
有感春賦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始居

精舍雜詠并序

十一年甲辰

朱子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

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
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

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狹小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聞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恃之甚耶答潘景愈書云示喻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足

而鑿其非不當以彼為准則也今人心只為不見天
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以議論見識往
往早陋多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
甚好事又曰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半陋之
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以為
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
討論世變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又與劉子澄
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
說出一般議論殘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
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
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未肯豎
降幡也○是年春讀東萊桑中詩說著論辨之十
二月序資治通鑑舉要曆

十二年乙巳

朱子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秩滿復丐祠○四

月拜華州雲臺之命

○八月有記孫觀事

十三年丙午

朱子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易經自文王以前皆

為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
行於世遭秦煨燼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于漢魏
流為識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
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
本則未及馬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
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既推義文之意作周易
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
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本象數
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
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掛揲及
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
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儒
澄書云諸書今歲都備
得一過儘簡易條暢

十四年丁未

朱子五十八歲

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

紀遊

從晚歲知已且為中興賢輔故千三月編次小學

書成

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定以有進也乃輯心書以訓蒙士

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教
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
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
脩身之事此器備焉
差王管南京鴻慶宮四月

拜命

陸子靜書

七月

除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

時上

論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
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所長故有是命○

九月記周子通書後

十月拜命

按大全集辭免狀劄俱無拜命之文十月拜命四字疑衍

董二生學則

十五年戊申

朱子五十九歲

正月趣奏事之任以疾辭不

允

西銘解後

三月遂行在路兩丐祠○五月復

趣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

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

及對上迎謂之曰又不見御亦老矣自陳昨任
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熟究心
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袁杓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
卿剛正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
一獎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其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
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既無足
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
自管之計則又一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
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
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
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伏願深
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
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
甲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
有不許輒用擬貸之例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
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
傷風教不可不達之州自川而達之使者其有疑
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川而達之使者其有疑

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
獄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
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州
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
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
獨負推鞫一或不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承
無所不至欲望明刑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
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因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
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
其三言經總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上有七年而因
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
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間蝮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
純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善不能忘其
量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
私邪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
體貌大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
寄寤寐豪英非不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議
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議

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
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
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天理耶為人欲耶果一念
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一念
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滯闕而至於欲也
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滯闕而至於欲也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
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又言
置將之權旁出閣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探
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私意且如監託於
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託於
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莖諫風肯況此曹奸偽
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論
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
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夫
者未遠而復還謂甘昇問上曰陛下知此入否上
曰固是但滙文書乃是他人對曰豈有
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時一舉耳此人挾勢
為姪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知上曰高宗以其才

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存存鮮不為惡至當
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入
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權然其途輒
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
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
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
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
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
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至軍政不備士卒愁怨曰
主將刻剝士卒以為苞苴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
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
米說未後辭云照對江兩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
處久闕正官臣今適灑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
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
以正心誠意止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
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
嘗不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舊職名江
稱善

西提點刑獄

仍給還改官後不曾陳乞磨勘當日
申免謝辭○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

與朱子論易及而銘不合，粟怒至是，遣吏抱印來，迫以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中，部乞候疾愈，不聽。翌日，粟踵其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待郎，勅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併進，呈上曰：「林栗似過當，丞相周必大奏，喜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嚮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七月在道，辭免新任，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

宮，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先是，朱子行

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喻宰執曰：「林栗章初

未降出何得外廷宣擢，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

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

以私意劾，燕所言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

自用黨同伐異之論，所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

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耳，粟遂罷去。詔朱某力疾入對，奏劄皆

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
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
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九月復召辭初朱
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九月復召辭初朱
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為遷官進職皆
為許其閑退方為難進易退之衰復為彈冠結綬
之計則其為世觀笑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趣入
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
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
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
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備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兢兢業業持守
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
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
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宦

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聽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所以精一克復而
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
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
知然賞爵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
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以及古之
聖王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
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
逞妖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
外以累聖相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
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舍不得論
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
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
之後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
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
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
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
巨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不防其戲慢婢御奇衰雜進之
害宜討論前典置兩傅賓客之賓罷去春坊使臣
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
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
而後可任哉其所一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問未能徹其私邪之蔽
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故也至
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
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
藏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剖私
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
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
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
計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
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
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
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誣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
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
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撥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
 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
 籍不可催理者撥選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
 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
 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
 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
 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趣日
 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此較監司郡守毀最
 之法以誘脅之於足則又造為此較監司郡守毀最
 之所財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倍剋士卒力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
 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得稱其姓名即以付之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時帥
 然後具為奏牘而謂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
 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
 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若晚唐之贖帥哉如此而
 望其備明軍政滋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耶凡

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德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陞對皆陳復讐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延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奉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幸成政必先於自治翼能如是則復中原滅仇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特上已有倦勤之意

蓋將以為燕翼之謀朱子因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發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

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傳以輔皇儲精選任
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
政事以棟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
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亦辭新命遂不果上○朱子
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
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
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
後則直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
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孝宗亦開懷
容納武博編摩秘省即曹之除蓋特引以自述守
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
至是復有徑惟之命朱子之盡心孝宗之受盡言
亦未為不遇也然朱子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
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而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
授學者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子美嘗有書與朱子
言太極極圓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
謂不當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

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
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
然而詆蕪溪不已是夏象山自謂其學少進因為
之申其辨以詆蕪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
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
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
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朱子答書有云
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
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
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
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
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
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
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
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
識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
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
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
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
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
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答書有曰詳老氏
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
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于細着眼未可容
易譏評也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
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
必同也

十六年巳酉

朱子六
十歲

正月除秘閣脩撰仍舊宮祠

○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

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二書之成以矣
脩改不輟至是

以穩穩於心而始序之二書又各有
或問及中庸輯畧○序通鑑韻語

四月再辭職

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

詔詞云云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為尤美也乃上表謝閏五月

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

辭

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產辭辭詔免迴避又以江東潛置司建康奄豎守行

宮循習與監司別宋送為賓主故不敢受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

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乃不敢辭

朱子實紀卷之三

朱子實紀卷之四

年譜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朱子六十一歲四月到任首下教令數

條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寢薄朱子以民未知

今禮律以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之命父老解詭以訓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

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

禁之俗為大變時即學校誨誘諸生如南康時其

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

知庶耻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學舊有東溪先生

高登祠登以致言忤秦檜貶死容川朱子既為祠

記至是奏乞褒贈以旌其節○按語錄云先生初

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

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

者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又熟聞知錄趙師

虞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聞者無

服不心 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

四千七百餘緡 奏經界利害 初朱子為同安簿已知經界

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

司下其事於州朱子既至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

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

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各一所以必可行之術

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為公私之利

否則為害行之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

滋他日之弊故必盡行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

圖帳三說而後可三者又各為一條畫其便宜使之

無擾而辨但此法之行貧民下九雖所深喜而豪

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單弱困苦無能之人

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辯

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

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壅士大夫之

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

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

不得行之慮也疏于朝夕之未報又與政府劄子

云經界尤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本表不敢
不盡規模措畫蓋已十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
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
為豪宗大姓說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
儀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
入則遂多方擘劃取其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
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責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
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某自到官蓋嘗
反覆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
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
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嘗於州治射堂之後圃
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後區為苑庵
三廕左廕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為剝
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苑亭左右三區各列
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嘗笑謂諸
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按
此條未詳何年月以與經界事相
類故附焉○五月跋陰符經說
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丐祠不允○郡刊四經

四子書成

壬辰奉以告于先聖其文畧曰恭惟六

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與旨莫得其

傳至於篇帙之學亦復殺亂云云又各為說繫于

後以曉世之本為卜筮而作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其

說曰易經本為卜筮而作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其

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故

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

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

為定說於一卦一文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

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其蓋病之詩

書皆取序合為一篇真諸經後其論書曰漢儒以

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

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考

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

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

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

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

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

亦皆可疑讀者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易而不必

穿鑿傳會於其難可也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鍾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上釋奠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上釋奠禮儀數事儀鏤版頒下而本書多抵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至是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為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因格冬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朱子以閩南春早事不下嗣歲行之先是條畫經界當行之事鉅細畢備獨榜州縣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燕併侵

漁者所不便既為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
幸其有是請亟啓從之後遂有言經界不便者詔
寢其事而三州經界
竟不行如所料云

二年辛亥

朱子六十二歲

春復陳君舉書

朱子往歲聞陳

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
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頗以雅頌之音蕭勺
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
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
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
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
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
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秉曲耳朱子答書云嘗
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
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
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
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
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較計依違遷就
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

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
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
故而後詭於辭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
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
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
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
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
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
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後無聞三月復
馬○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茂

除秘閣修撰宮觀

以正月長子塾卒于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

遂除秘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任便居住四月拜祠命辭職名解組而

歸

朱子去郡即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申是命朱子力辭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至于再

是月與留丞相書云論課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
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其竊謂
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

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
其迹而君子恃其公道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
所蔽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蓋未遠也夫
杜門自守狐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
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
職也頭丞相先以分別忠邪賢否為己任其果賢
且忠邪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邪黨之不為已任其
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進之惟恐
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然惟不疾
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而不憚也如此則
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
天下之事其庶幾乎○朱子治漳僅及一稔以崇
教化正風俗為先務南陔僻陋聞正大之論始
而慕中而疑越半歲乃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
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收干以私胥徒節易
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屏息平時
屑為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在為之屏息平時
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
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

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
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嘗病本州鬻鹽重
為民害首罷滌海十有一鋪其餘諸鋪欲俟經界
正賦稅均乃悉除之人以不及行為恨○所立社
稷風雨雷師壇壝之制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皆稽合古典可為世法

○七月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
辭○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
州經界不行自劾○秋冬累書與
雷丞相論出處

三年壬子朱子六十三歲二月乞補滿宮觀從之先是詔

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始築室于建陽之考

相議可疾速之任遂有是請

亭先是辛齋嘗過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
邃可居故遷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

○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
○跋趙直閣忠節錄四月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間自負王霸之略而任俠豪舉朱子往歲嘗

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

答書極力開論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

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求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現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辭○孟子要畧成

按行狀不載此書大全集亦無序跋俟更考

四年癸丑朱子六十四歲正月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

再辭○二月仍舊宮觀詩集傳十二月差知潭

州湖南安撫辭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

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就近不為無憾力辭

五年甲寅

朱子六十五歲

正月有旨不允再辭○二月詔

疾之任

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祇成命母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寮侵

擾屬郡恐其

四月啓行五月至鎮

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

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

于戶外士

遣諭洞寮降之

程人蕭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

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

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

更建嶽麓書院

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舊規以侍久浸廢墜擇士之淳實者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

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爽塏之地規模一新焉○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

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愀惻至到聞者感動 奏

撥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唯

而乃遙隸襄陽賴飛虎軍以壯聲勢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時孝宗

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不

洵益憂懼遂中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不

長又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不

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不

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奸宄無所逞不

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不

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

不應以小嫌廢過宮禮言頗切直後以寧宗即位不

不果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上在藩即

德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

蜀人黃裳為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光

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業謝因進曰若欲

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玉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乃可光宗問為誰對曰朱某或言長沙之命亦頗

由此彭龜年繼為宮寮因講會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願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跋東萊辨志錄

考正太常所下釋

莫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

先是漳州任內得請施行所列上釋奠禮儀既

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乃復取往年所被救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復

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青乃力

疾躬為鈞校刪剔根穰定為數條以附川案仍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川僅畢而行

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

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津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

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

佐數人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八月除

奉祀如法後又請于朝賜廟額曰忠節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力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被

除命以為超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

奉祠行至信州有旨不允跋南軒三家禮範

九月再辭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供職行且

再且云陛下開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

名器若使梓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

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惟者為建極導

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

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朱子在

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

言是月晦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

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

堂之意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

道之使軫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

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為几

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十月朔乞

且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然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

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

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

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以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

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

其誠意期以格夫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

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

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

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
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
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
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
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繁然之跡必
然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
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
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
濟泱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
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
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
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
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
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
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
難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
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
如此其三劄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
門人廬陵劉敞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虐心以待

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
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
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
潛格天人同方可有為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
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
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
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
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辭待
制侍講不允壬辰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事
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
供職乃受講筵職事又申省以為未得進說而先
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
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
正質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上孝宗山陵議狀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趙彥逾按視謂土
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
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
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朱子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
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

之歲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
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

磔之地不殘破浮辛丑受詔進講大學庚子內引辛

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

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乃奏乞除

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

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

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數陳開柝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

無隱上亦嘉納差兼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再辭不許

虛心嘉納差兼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遂拜命

鞏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乞

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

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
言日聞詔差沈有聞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

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
受末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

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而
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

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畧曰上帝震
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饉流離太上皇帝未有

進見之期而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
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莞然憂苦

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典土木以適安便又
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遠

迤舒緩無異尋常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
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奉實無必求見我之意

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
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

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
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

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
外傳聞皆謂左方或竊其柄而其所以未盡

允於公議乎至於殯官之卜偏聽臺史謬妄之言
墮其交結眩惑之計但欲於佑思諸陵之旁殯那

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臆安寧之慮又不
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
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
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
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
詠則臣又願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
之改服紫袍執鞭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
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右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
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
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
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
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
綱則臣又願陛下察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
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陵之二大臣使之
量勿徇己見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亦望先寬
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
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閏月
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為感動然卒無所施行閏月

戊午朔晚講

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

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

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官中常讀之其要在求

於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畧言願

於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

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

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

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朱

子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

有矣
三年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

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
也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
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役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
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自

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超越千古拘擗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甲
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
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
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
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
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太上皇帝躬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
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
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
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
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考成法明詔禮
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
又書奏藁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
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
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
記云祖父歿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
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
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

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定制一字不可直謂古經奏疏論廟祧禮官初請廟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裕享東向之位乞議祧主所歸者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良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以為不祧僖祖則百事皆順一祧僖祖則百事皆舛雖三年一裕太祖不得享時暫東向之禮而可以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誥者也又訪得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僖祖無功德願謂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豈可謂無功德併其說上之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

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祀孝宗時亦不曾祀太上皇帝時又不曾祀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附之別廟矣時相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忌其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又與汝愚書云祀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首復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為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肯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甲子在

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戊辰入史院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統紀補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所備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眾議欲以事目分之
警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
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
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
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六房
吏若周官史幾人各掌其事時檢討官不從○有
擬上政除宮觀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辭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丙戌晚講留身申言

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御宮觀可知悉宰相
趙汝愚留御劄固諫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即附

奏以謝仍申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
中書舍人鄧驛繼對奏留之上許除京祠已而不

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傳良再封
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

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
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留又因講權輿

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詔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初上之立

也趙相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閣門事韓侂胄
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
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
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將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
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
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因
免牘上徵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胄
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
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朱子既屢
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
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
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
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
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
謀先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為
優戲以焚惑上聽會朱子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
無不切頗見嚴禪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間
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
前疏則內批徑下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

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遂得朱某大暴故亦欲陛下
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能宵由此聲

勢益張羣險附和并疑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
之禍蓋始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邊請

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宿位因學者所請
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邊刻講義一篇以傳于

世此乃朱子晚年教人親
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
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

仍乞追還新舊職名援伊川辭
朝官例也十二月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後更
名滄

洲○朱子既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
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朱熹敢昭告于

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
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

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
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

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
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

師晚親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庶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恭備釋菜之禮以先師充國公顏氏邲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又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朱子十六歲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

不允

○二月答曾致虛書論從祀畫像

三月再辭不允

以議僖祖祀不合自

効并累申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五月乞致仕不允初佐曾即欲併

其辭及是誣以不執竄永川中外震駭大權一歸恠曾矣恠曾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

無耻或素為清議所損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肆志而莫予違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

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庶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群小附和以攻偽

干進者蠹起而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

名義不容嘿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第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

且賈禍朱子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避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避翁遂以

疾丐休七月復辭職名并乞休致朕優賢之意不致云休

得再有九月乞鑄職名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陳請乞鑄職名詔無罪可待餘

依已降十一月再辭職名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指揮

十二月詔依舊充祕閣脩撰宮觀制詞有大遜如

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侂胄猶未敢有加罪朱子之意遜讀再上皆有棄詞廟堂寄聲云朝

廷欲以此別真偽望體此意勿固辭朱子辭益力
 廟堂不樂伯壽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因行詞以
 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朱子矣是歲楚辭集註成
 又有辯証及跋云慶元乙卯樞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時朝廷治
 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于永先生憂時之意屢
 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首以所釋楚辭一篇某退
 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
 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
 除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
 終不言某輩亦不敢竊有請焉

二年丙辰朱子六十七歲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臣恩

數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十二月褫職罷

祠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

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
 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

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果臺諫洵海爭欲以朱子為奇貨門人揚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絃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察官絃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遂奏乞濂職罷祠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州善類重賈之緒徐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章無所忌憚則發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是歲始修禮書名傷於日月乎○作皇極辨後記

是歲始修禮書名

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脩三禮曰

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
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
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
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知其說熙寧
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
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不過採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闕亦有因儀法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真而莫知其源一有
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
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
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
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
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
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
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
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
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關借禮樂諸
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

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
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
甚會去國
不及上

三年丁巳

朱子六十八歲

正月

按是月朔旦朱子書於歲書閣下東楹曰周敬王四

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跋河圖洛

書拜命表謝

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前數日之夕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

別蔡元定於寒泉周易

叅同契考異成

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

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叅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

定卒於春陵朱子為之哀慟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朱子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賤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沒也祭之以為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見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矣蓋深致其哀焉○八月跋袁機仲所校叅同契○時黨禁益濶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朱子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詆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其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又與留丞相書云其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問里後生有

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某不得拒也不謂某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誣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為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

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

朱子六十九歲

集書傳

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謨全滕召誥洛誥武成

諸說又蔡九峯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令沈作書集傳又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而此乃

云集書傳

十二月乞致仕

以年及七十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記

外祖祝公遺事○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

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

五年己未

朱子七十歲

四月詔從所請

朱子初疑名在謫籍不敢陳請

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綉祿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有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

客

榜畧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

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十二月作皇考朱公行狀

六年庚申

朱子七十一歲

正月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予衷百爾窺臨鏡考母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

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
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已未夜為諸
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而銘甚詳且言為學之
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
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

甲子以疾終於正

寢

前夕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
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

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
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更加勉力且云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拾禮書底本踵而
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
為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
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
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
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
觸中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
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
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俗人之
萎豈小變哉○朱子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

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年而已豈非天將以斯人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初居崇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識卿闕常在目也後得地於建陽蘆峰之巔曰雲谷因創草堂扁以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既又得武夷五曲之地結廬其間曰武夷精舍晚卜築于考亭又曰滄洲精舍時號滄洲病叟最後撰著遇遯之同人因更號遯翁○按語錄云先生每日早起升影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又按吳壽昌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

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
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
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此二條歲月無考故附于末

十一月壬申葬

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送者幾千人○言者誤以為歸葬婺源秦

乞約束
會葬

嘉泰二年壬戌十月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

先是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遂有此除郡不中殿故以生存出命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

謚曰文○自佐

宵伏誅天下稱快朱子忠誠先見始得暴白于世

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後以明堂恩累

贈通議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御筆指揮

見後第九卷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用鄒充例制詞見後第九

卷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學官列之從祀三省同奉御筆指揮

見後第九卷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改追封齊國公制詞見後第九

卷○按今制兩京國子監天下府州縣廟學及徽建祠祀俱稱徽國文公而齊國之號未聞華於

何時嘗考汪春坊仲魯文公家廟記作於洪武丙辰之歲則稱徽國唐山長仲紫陽書院記作

於洪武己未之歲則稱齊國蓋當時未有定制故稱謂不同如此然其後卒仍徽國之舊恭意

必元籙既訖

聖明繼興雖有勝國封詔而天下諸司循襲已久
莫之或從且以徽為文公父母邦以之封國於
義實協而改封曰齊殊無意謂故邪其實封齊
故號未之有華觀仲所稱可
見矣姑識之以俟知者正焉

朱子實紀卷之四